

說文解字引禮考

全

馬宗霍著

說文解字引禮考全

科學出版社

說文解字引禮考敍例

許君引禮不主誰氏說文自敍但謂其偁禮周官爲古文前人於許敍皆分禮周官爲兩讀桂馥以爲禮謂出孔壁之禮即今儀禮段玉裁亦謂禮爲儀禮不言記者言禮以該記也愚案說文雖三禮並引然實以周官爲大宗全書偁周禮者凡九十五字魚部鮀下所偁周禮爲周雜書之誤今並不錄偁禮者止二十八字有八字所列亦見周官魚部鮀下所偁周禮小徐本作周制乃周之誤戈部戩下所偁周禮小鉉一宇見禮記首兩字則說周官之事鑿兩字則偁禮兼偁周官且無一字在鄭注所云古文之內鑿其麗婚醮奠哲聖又四席專屬儀禮者僅七字麗婚醮奠哲聖又四席且無一字在鄭注所云古文之內鑿其麗婚醮奠哲聖又四席古文頤皆爲禪此蓋指禪古作頤與頤相亂而言非以禪爲古文也餘則或出詩毛傳或出禮說或出禮緯或則不知所出而亦以禮偁之是禮字所施者泛不以禮經爲畫也鑿其麗婚醮奠哲聖又四席偁禮記者止四字有一字非許書原文崇有一字亦出周官鹽一字出逸禮記鶠一字見儀禮公食大夫記半而其字則從今文其爲戴記者無一焉別有偁明堂月令者九字偁少儀者一字此則實出戴記而又不以記偁之或其篇於時單行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徵天下有造禮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玄圖識鍾律月皆詣公車此即月令單行之證與戴記各自爲書耳然則許敍禮周官

云者疑與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句例相同蓋謂禮之周官爲古文也觀其注中皆偁周禮敍則變言周官正以儀禮亦周代之禮漢無儀禮之名本但偁禮周禮可爲大名恐人混而爲一故特於敍以周官明之亦猶春秋傳爲三傳大名而注中所偁春秋傳則指左傳故亦於敍文變言左氏以明之也且儀禮雖有古經而漢世傳禮之儒皆習今文禮記雖有古記而二戴損益以後慮亦古今雜糅惟周官晚出有古無今其後流傳有故書今書蓋非本經之舊斯又許君禮主周官之微意也漢書藝文志禮家篇目錄周官經六篇班氏自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而不言其所出惟景十三王傳述河間獻王所得古文舊書有周官孔穎達禮記大題疏引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此所引漢書說不見於今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正與孔疏引漢書說合隋書經籍志易同則知當時或說漢書者有此文耳後人據此因以周官歸之獻王所奏然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官傳言

出於山巖屋壁。禮記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亦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或又據此疑周官亦出孔壁。愚案馬言屋壁，鄭言壁中。鄭說卽本於馬。然皆不原孔字。其非孔壁甚明。秦時禁書。凡私藏者大抵於壁。漢書儒林傳謂伏生壁藏尚書。論衡正說篇謂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卽其證。是則周官者。蓋出民間壁藏。而爲河間獻王所得。馬鄭所言。同此一書。非別有壁本也。

周官初出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馬融周官傳偶孝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時眾儒竝出其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縵氏杜子春尚在。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據此。則周官之顯。雖自獻王。而周官之傳。實始劉歆。賈逵則於歆爲再傳。又尋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周官。是逵於周官本是家學。重以師法。許君古學既得之達。宜其引禮以周官爲獨多。且知其說亦必多承於

達矣。

東漢治周官者。據賈公彥引鄭玄序。鄭興及子眾衛宏賈逵馬融竝有

周禮解詁之作。李長所作。自傳周官傳。鄭。而皆爲玄注所采。今諸家書
偶之曰解詁。蓋卽一書。皆佚。玄注獨行。就其注觀之。則朱二鄭之說尤多。益康成自以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故欲讚而辨之。庶成其家世所訓也。杜子春先鄭之師。故朱杜說亦多。惟許君引本經證字。則多存賈說。賈學與先鄭同出於杜。故今亦援杜鄭以校許引。其有異同。亦周官古義之資也。

後漢書儒林傳傳。鄭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是鄭君於禮學三禮兼綜。古今互參。不囿一家。自成顥門。然其注周官考工記。引許君說文解字。鈸鋟也。注儀禮旣夕記及禮記雜記。竝引說文解字。有輻曰輪。無輻曰軫。則知許書在當時盛甚。爲鄭君所重。故今凡說文有引儀禮及禮記者。亦竝取鄭君注以會之。

說文解字引禮考字目

卷一

祏 祔 禄 禱 社 閨 玮

瑑 造 蘋 穫 訝 𩫑 取 驚

臘 脣 副 刼 麹 簪 簗

鼓 館 久 枢 標 都 郁 旄

旗 標 盈 罂 稽 桀 旛

毳 穆 瘵 疘 幕 帷 执

惲 褚 願 魁 序 廟 庇

哲 而 煉 煙 廏 廛 傀

卷二

阜 泊 泳 𠂇 鮒 縵 閭

攜 箴 孽 奴 𩫑 𩫑 弩

緘 爰 蚕 蜡 壶 𩫑 𩫑

尊

以上周禮

瓊

璋

瑚

珧

盪

韞

刷

譚

觚

奠

豔

豐

樂

柵

晳

席

杭

璧

庠

麗

阜

婚

緝

墀

堋

鎛

醡

茜

臯

酉

以上禮

禁

辛

雍

鶡

骨

盤

儀

匝

𦥧

𦥧

𡇗

𦥧

𦥧

𦥧

以上禮記

𦥧

𦥧

𡇗

𦥧

𦥧

𦥧

以上禮記

說文解字引禮考卷一

衡陽馬宗霍

祐示
部

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从石。

石亦聲。常隻切

郊宗石室者。今周禮無此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說文作『禮郊宗石室』。見卷五百三十一無周有二字。又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見卷五百二十八又云。『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石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見卷五百三十一據此。則郊宗石室乃春秋左氏說之文。五經異義亦許君所作。彼云左氏此云周禮者。蓋謂左氏家所說爲周之禮典。非謂周官經有此文也。桂馥謂『周禮當爲周廟』。非是。嚴可均謂『此蓋禮緯文。又見春秋緯。議依御覽刪周字』。愚案說文本作周禮有。不作周禮曰。則周字不刪亦可。刪之亦未必是許書之舊也。惠棟曰。『郊。郊祀也。宗。宗祀也。郊宗所祭之主。廟已毀者皆藏於石室。故曰郊宗石室』。此解郊宗二字甚確。孫詒讓

周禮正義曰。『郊宗石室。謂配郊及宗祀明堂之遠祖在壇壝之上者。其主實於石室藏之太祖廟也。』孫盛卽就惠說而申之。許訓祐爲宗廟主也者。祐從石。本義卽藏主之石室。一謂之石函。故許君引禮以爲證。所藏之主。則固木主也。因爲主之所藏。故亦謂祐爲主。藏必以石函者。所以備非常火灾。或傳宗祐。見左傳莊公十四年或偁主祐。見左傳昭公十六年或單偁曰祐。見左傳哀八年。皆謂是物。說文山部室下云。『宗廟室祐。』室卽主之本字。祐下作主。古文假借字也。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者。亦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見通典卷四十八然許又駁之曰。『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見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愚疑此之石主。是用石作主。與祐之爲石室義殊。故許於說文以一曰二字別之。而於五經異義則駁之。駁之者。從公羊今文說。別之者。兼存左氏古說也。其引山陽民俗爲例者。周禮春官小宗伯賈公彥疏亦轉引之。以爲鄭注社主用石之證。推許君之意。蓋謂俗祠既有石主。俗之相沿。其來必遠。則古說或亦有徵。特以非禮之正。故說文存而不論耳。

禘

示部

禘祭也。从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

特計切

五歲一禘者。今周禮無此文。初學記十三藝大類聚三十八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則此所偶蓋亦禮家之說。然異義既疑五歲一禘爲先王之禮。與此云周禮不符。桂馥疑周禮二字非許公原文。後人改之。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謂。『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諸書所引異義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祫。疑先王之禮也。』段玉裁從陳說。嚴可均以南齊書禮志上王儉引禮緯稽命徵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因謂許此亦引禮緯之文。議似御覽引禮郊宗石室之例。刪周字。愚案緯書起於西漢元成之間。光武深信之。後漢書張純傳云。『建武二十六年。詔問純禘祫之禮。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以禮緯爲禮。東漢之初已然。當時諸儒迎合上意。凡國家典禮多傳會緯書。依而取決。鄭玄駁異義。且以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爲百王通義。又引禮讖以證成其說。馬端臨文獻通考謂。『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其言近

之然則許君此備周禮者蓋亦圍於時制也。

祫

示部

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从示合周禮曰三歲一祫

侯夾切

三歲一祫者今周禮無此文據五經異義蓋與禘下所引同出禮說嚴可均亦議刪周字段玉裁則謂「禘祫兩云周禮者以別於夏殷之禮兩曰字皆衍文也」愚案鄭玄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如陳壽祺說許君異義以三歲一禘為先王之禮則三歲一祫當是周禮然則周字不刪亦可當從殷說刪曰字為是

禱

示部

會福祭也从示从會會亦聲周禮曰禱之祝號

吉外切

禱之祝號者春官詛祝職文彼云「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禴之祝號」此但引證禱字故卽取之也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曰禱」鄭司農以禱為祭名不言何祭鄭玄注云「禱禴告之以時有災變也」則以禱與禴同並是禳災之祭然又云「禱未聞焉」賈公彥疏謂「經傳無文不知禱用何禮故云未聞」愚案秋官廣氏注云「鄭司農云禱除也」天官女祝注云「除災害曰禱禴

猶刮去也。』是二鄭並以禱爲除去之義，雖曰未聞其禮，其義固有定矣。許訓禱爲會福祭，既與禦之爲禳異，亦非二鄭之謂。其說當別有所本，然祈之言求，六祈皆謂號呼告神以求福，則許鄭說雖反而意實相成。全鵠求古錄禮說云：『禱刮聲相近，故鄭以刮訓之。說文云：「禱，會福祭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此說可通。許鄭之義，禱字從會，聲義兼從會得。禱爲會福祭，猶顓訓以事類祭，祫訓大合祭矣。藝文類聚禮部引說文：『除惡之祭曰禱。』或謂歐陽詢所據唐本說文與今異，但初學記引又與今本同。徐堅所據亦唐本也。則類聚亦未可盡信。王篇示部云：『禱，胡外古外二切。除災害也。會福祭也。』兩義兩音，蓋兼採許鄭之說。廣韻十四泰，禱亦分收黃外古外二切。一云：『除殃祭也。』一云：『福祭。』集韻十四太與廣韻同，惟古外切下全引說文，與廣韻注微異耳。

禱部 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禱。从示，馬聲。周禮曰：禱於所征之地。莫駕切。

禱於所征之地者，今周禮無此文。見禮記王制篇桂馥疑後人加之。

嚴可均謂「許君時王制別行，然亦禮類。當依御覽引禮郊宗石室之例刪周日字。」今案鄭玄王制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禡，其禮亦亡。」孔疏申之曰：「謂之禡者，肆師注云：禡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禡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考肆師有祭蚩貉之文，貉卽禡之借字。幽視及大司馬職皆有素，故穎達引鄭彼
疏注並云書亦或爲禡。注以申此注，然鄭旣云祭造軍法者，則非祭地。與經文禡於所征之地不合。許訓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者，止猶至也。當謂師行所止舍之地，神亦卽其地之神也。故引禮文以爲證，則與鄭義異。蓋得經旨，孔疏又引熊氏以「禡爲祭地」，疑熊安生卽從許說。段玉裁曰：「許時古今說具在，五經異義今已亡。賈氏周禮解詁亦亡，不詳其所本也。」愚謂恐仍本之賈侍中。

社示部 地主也。从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常者切。○禮古文社禮說。賈逵杜預左傳昭二十五年哀十五年注。高誘呂氏春秋知接

慎大注薛瓚漢書五行志注并同各樹其土所宜之木者見地官大司徒職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許亦隱括而偁之也案此字說解今古文兼用地主之訓用今文孝經說偁左傳者用古文說也雖曰各自爲說然以地主爲本義則許蓋主今文其兼偁左氏者因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有大功死配五土之神祭於社故引之以廣本義耳周禮亦古文也二十五家爲社賈逵旣有此說則許蓋本之侍中又論語「哀公問社於寧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卽各樹其土所宜木之義蓋神不可見必樹之木以依神韓非子謂之社木禮記祭法孔疏引五經異義「許君謹案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許以社木爲社主社之古文作禋從土又從木則引周禮說亦所以存古義也鄭玄於置社之說有駁與許異其注周禮樹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亦用論語則與許合

閏王部 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如順切

閏月王居門中終月者春官大史職文今周禮門下無中字注云「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丈王在門謂之間」案先鄭就經為訓故亦不言中賈疏申之曰「以閏月王在門中故制文字亦王在門中謂之間也」此即本許說蓋經語簡本無中字許引經證字以意足之非所據周禮與今異也又案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許言門中蓋依玉藻鄭玄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此與其周禮注正相應惟先鄭言明堂則門謂明堂之門也許言宗廟則門謂宗廟之門也後鄭於周禮言路寢於玉藻言路寢又言明堂則立門謂堂門居門謂寢門也先儒考明堂宗廟路寢者人各一說或謂三者同制或謂三者異制或謂三者同在一處而各異其名愚謂明堂有宗祀之禮則明堂自得被以廟偏布政於明堂而路寢亦可聽事惟寢以居人廟以棲神寢而有廟似人神無別然古制簡樸前堂後寢中廟旁寢亦事理之所有然則由今溯古事當闕疑聚訟

莫衷徒爲詞費。許鄭異同，存而不論可也。至於告朔之禮，春秋文六年公羊穀梁二傳並謂閏月不告朔。左傳則謂閏月有告朔。說文及王蘄孔疏引五經異義，許君謹案皆從左氏說。後鄭駁異義亦主閏月當告朔與許同。周禮本文承頌告朔之下，則先鄭於閏月雖未明言告朔，其意當不異許與後鄭也。

璫

玉部

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犧冠。周禮曰：天子執

璫四寸，以玉冒，冒亦聲。

纂報切

○珥，古文省。

天子執璫四寸者。考工記玉人文。今周禮作冒。阮元校勘記據說文。謂周禮冒字本從玉作璫。愚案尚書顧命「上宗奉同璫」字亦從玉。璫本器名。以玉爲之。自以從玉爲正字。作冒。既借字也。鄭玄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此非冒之本義。尚書大傳曰：「古者主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主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許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即本大傳。偽孔顧命傳云：「璫所以冒諸侯主。」又用許說也。許又云似犧冠者。犧卽犧之省借。段玉裁曰：「